

自15岁开始,毛拉艾买提一边放羊,一边守护着边境线。45年里,冬去春来,从青春少年到花甲之年,从牧民到民兵再到护边员……大山见证了他的英勇奉献,漫长的边境线留下他坚实的足迹……他用45年的坚守,践行了“一生只做一件事,我为祖国守边防”的誓言。

雪山雄鹰

■王宁 邓丽娟



“45年的坚守,45年的奉献,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您!大叔您辛苦了!向您致敬,敬礼!”

今年9月20日,在海拔4060米的某界碑旁,边防官兵为护边员毛拉艾买提·提里万迪举行了隆重的退休仪式。仪式上,官兵集体向毛拉艾买提敬礼,并为他卸下护边员肩章和臂章。

很快,一段“大雪纷飞中,他深情亲吻界碑”的小视频在网络上传播,成为网友们关注的焦点。一名网友怀着崇敬的心情留言:“毛拉艾买提大叔一生只做了一件事,他像雄鹰一样守望在雪山大地,用45年的坚守诉说着对祖国的爱。”

“风雪再猛,也折不断雄鹰的翅膀”

托木尔峰,海拔7443.8米,是天山山脉的最高峰。远远望去,山巅云雾缭绕,婀娜多姿的冰川连绵起伏,皑皑雪峰如披着一层银盔白甲,在湛蓝的天穹下闪烁着银光。

托木尔峰,在维吾尔语里是“铁峰”的意思。毛拉艾买提从小就生活在托木尔峰脚下的包谷孜草原。牧区的老人们常说,“铁峰”就是大山的守护神。“天很高、很蓝,白云就像一只只在天上跑的羊。”“铁峰”明明就在眼前,但是无论跳多高、跑多远也够不到。”这是毛拉艾买提关于童年的记忆。

小时候,毛拉艾买提总是望着远方的阿克青达坂缠着父亲问:“达达(爸爸),山的那一边是什么?”身为护边员的父亲从未翻过冰川林立的阿克青达坂,他摸摸儿子的头慈爱地说:“风雪再猛,也折不断雄鹰的翅膀。孩子,等你长大了一定要翻过达坂,走得更远。”

“父亲一点一点教我如何巡边护边,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处理。我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护边员,离不开父亲的教导。”毛拉艾买提说,“家乡有句谚语,‘挨过冻的人,才知道温暖’。父亲在世时经常告诉我,是共产党赶走了巴依(地主),跟着解放军,我们牧民才有好日子过!”

1978年,父亲郑重地将羊群和骏马交给15岁的毛拉艾买提,语重心长地说:“巴郎,你记住,我们是中国人。留在山上,你要管好羊群,也要守好我们祖国的边境线。”

在此后的45年岁月里,毛拉艾买提守护着漫长的边境线,身上留下20多处伤痕,7匹陪伴过他的马先后老去。2019年,他被评为阿克苏地区“优秀民兵护边员”。

“我们祖祖辈辈生在边境、长在边境,守好祖国的边境线,就是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家园”

信念一旦萌发,便会向着太阳生长。第一次踏上巡逻路,数不清的险境横亘在毛拉艾买提眼前。攀峭壁,蹚冰河,穿过危机四伏的乱石堆,随着海拔逐渐升高,空气越发稀薄。每向上挪动几步,毛拉艾买提就得停下来歇歇脚、喘口气。饿了,吃口馕;渴了,就烧羊粪煮茶喝。

一路上,不少陡坡倾斜角度在70度以上,上山时要借助绑在树上的绳索,下山时只能屁股着地一点一点往前挪。毛拉艾买提咬牙坚持,蹚过数十条冰河后,终于赶着羊群翻过了阿克青和博斯塔格两座海拔4000多米的达坂,来到了水草丰美的英沿地区。

英沿,维吾尔语意为“新的地域”,是一片从未被开发的处女地,连一道车辙

印都没有。毛拉艾买提不会想到,此后的45年里,他将无数次来到这里,用一双铁脚板丈量着祖国的边境线,担负起巡边护边的重任。

1990年6月,一场罕见的山洪冲毁了边境地区的夏牧场,在此放牧的近30户牧民要赶着羊下山。时任某边防连连长赵会生急得直跺脚:“这么长的边境线,没有民兵护边员巡逻看护怎么行啊!”

“我们祖祖辈辈生在边境、长在边境,守好祖国的边境线,就是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家园。”毛拉艾买提第一个表示要留下来,并积极协助边防连队给其他牧民做工作。最终,绝大多数还没下撤的牧民,在边防官兵和毛拉艾买提的劝说下留了下来。

毛拉艾买提说:“乡亲们都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感到幸福。没有人比牧民更了解山里的情况,我们愿意为守好祖国的西大门献一份力。”

“我们都是大山的孩子,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永远留在这里,我也不后悔”

2008年,毛拉艾买提在英沿地区有了固定执勤点位——阿依浪苏护边员执勤点。几年后,妻子阿再旦木·阿布拉加人护边员队伍,毛拉艾买提家成为护边户。夫妻二人把家从山下的村里搬到了阿依浪苏达坂上的执勤房,并肩守护着天山之巅的边境线。

阿依浪苏,意为“蜿蜒的河谷”,平均海拔4000米,气候恶劣,七八月份下雪是常有的事。

有一次,毛拉艾买提走在下山路上,遇到了突发雪崩。他还来不及反应,就被雪块裹挟着下滑了近百米,整个人被埋在了雪中。惊魂未定的毛拉艾买提发现手边有根木棍,就举起棍子一点点向外戳着厚实的雪墙。雪洞越来越大,他终于爬了出来。

一旁等候的马见到主人,欢快地嘶鸣起来。拖着酸软的双腿,毛拉艾买提吃力地骑上马,找到最近的一处放牧点,在牧民家里睡了两个多小时,才慢慢缓过来。

“那一次,我和我的马都没事,真是太幸运了。”说到这里,毛拉艾买提笑了。

除了自然灾害,野兽也会威胁护边员的生命。常年在边境线上巡逻,毛拉艾买提熟悉这里的沟沟坎坎,附近边防哨所的官兵巡逻时,都会请他带路。

有一年,毛拉艾买提和边防官兵巡逻返回时,天已经黑了,只见远处闪着星星点点的光亮。毛拉艾买提拿着手电筒前去查看,还未走近,身旁的马突然警觉起来。他这才发现那不是灯光,而是七八只狼闪烁的眼睛。

情况危急,毛拉艾买提手里没有武器,他急中生智捡起几块大石头使劲敲击起来。撞击声回荡在山谷里,狼群被吓跑了。

山里的日子清苦,放牧也伴随着危险。毛拉艾买提的一个朋友在骑马放牧时,不慎从马背上摔下来去世了。有人劝毛拉艾买提:“你年纪大了,带着老婆下山吧。”毛拉艾买提说:“我们都是大山的孩子,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永远留在这里,我也不后悔。”

毛拉艾买提年轻时是山里有名的兽医,谁家牲畜病了、要生产了,常常会骑着马来找他。“山上必须有兽医,牲畜是牧民的全部财产,我留下来,他们的财产就多一份保障,也能安心守边了。”

2022年,在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库尔干边防连的帮助下,护边员队伍成立临时党支部。毛拉艾买提得知消息后,立即写下入党申请书:“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生的追求,虽然年纪大了,但我的身体很好,又有兽医技术,可以继续为大家服务。”

“不管遇到什么困难,他从来不想过下山”

1993年,毛拉艾买提与妻子阿再旦木结婚。如今,他们的婚姻走过了30个年头。

“我们俩从来没吵过架。”阿再旦木说。妻子眼中的毛拉艾买提善良、幽默、乐于助人。嫁给他,陪他巡边护边,是阿再旦木从未后悔的选择。

“我们俩一起放羊,一起巡边,他身上有多少伤口,只有我知道。”阿再旦木说。每次听到丈夫救人、帮忙找走失的牲畜,去冰川林立的玛依巴什达坂巡逻,她的心就会揪成一团,直到看见他平安回来了,心里的石头才能落地。

“不管遇到什么困难,他从来不想过下山。”阿再旦木说。

有一年夏天,山口突发洪水,毛拉艾买提巡边时被困在山上。当时天色漆黑,毛拉艾买提牵马过河时,腿都受了伤。没有手电筒,也不知水情如何,毛拉艾买提只能在山上过夜。后半夜,气温骤降,他不敢睡觉,一直熬到天亮才设法安全渡河。那一晚,阿再旦木彻夜未眠,一直守在窗前等候丈夫归来。

“他在山上巡逻,平均一两个月就要穿坏一双鞋子。”阿再旦木每隔一段时间,就要为丈夫准备两双新鞋:一双加厚防滑的,到雪线以上巡逻时穿;一双普通胶鞋,在执勤点日常巡逻时穿。

阿再旦木两次怀孕,都是即将临盆时才下山。大女儿出生后交由老人抚养,她回到山上,和丈夫一起放牧守边。

“有时候一个月见一次孩子,有时候三四个月见一次。下一趟山不容易,一大早骑马出发,得走一天山路。”毛拉艾买提说,正因为对大女儿的亏欠,他们在迎来小女儿之后,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。

但新的问题出现了。“那次,小女儿高烧一天一夜,我骑着马带她下山看病,到了乡镇卫生院,医生说情况危急,再晚一点就有生命危险。”想来想去,夫妻俩决定还是把孩子放在父母家照顾。

谈及女儿,毛拉艾买提转过身去,用手快速擦了擦眼睛。回过头,他骄傲地说:“现在孩子们都出息了,大女儿在县城工作,小女儿在吉林大学医学专业读书,她知道家乡的牧民乡亲们看病不容易,准备毕业后回来当医生。”

“虽然退休了,但我依然会为祖国站岗放哨,直到我干不动的那一天”

阿依浪苏执勤点流传着这样一句话:“有困难就找毛拉艾买提·提里万迪。”

平日里,在守边护边的同时,毛拉艾买提还常常帮助附近铁矿的工人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麻烦事,工人们都亲切地喊他“毛拉大哥”。

一年冬天,一名铁矿工人突发疾病,正值大雪封山,车辆无法通行。毛拉艾买提得知后,将工人扶上马背,自己牵马步行了5个小时来到山下的医院。工人得到及时救治,毛拉艾买提的双腿却被冻得又红又肿,好多天走不了路。

护边员哈斯木·吾休尔说:“毛拉艾买提·提里万迪是我家的恩人。”一年夏天,降雨引发了山洪,哈斯木从山区撤出时被卷入河沟。毛拉艾买提听到呼救声,骑着摩托车沿着河道追了1公里多,在下游把哈斯木救了起来。

“自家兄弟姐妹的事,搭把手是应该的。”毛拉艾买提说。

在毛拉艾买提退休之际,边防官兵决定为他举办一场隆重的退休仪式,地点就选在他常年坚守的界碑前。我们也一同走上了这条巡边路。

这是毛拉艾买提第一次坐车走这条路。沿路经过护边员执勤点时,每一名护边员都向他庄重敬礼。

一种既陌生又熟悉、既遥远又亲切的感觉在心底涌动,他第一次觉得,这条路这么长,弯道竟这么多。山路如飘带一般舞动,向着蓝天和白云缠绕而去,那么险峻,又那么美。这是自己走了45年的巡边路啊,他的眼睛湿润了……

汽车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行驶了4个小时后,在雪山脚下停了下来,大家徒步向界碑挺进。

要到达界碑,“刀背坡”是必经之路。虽然距离山顶海拔落差只有700米,但坡度却有60多度,坡上全是风化的碎石。

没走多远,我们已气喘吁吁。此刻,大步流星走在前面的毛拉艾买提唱起了歌:“天山上的雄鹰啊……悬崖边捧起迎来的曙光,峭壁上起飞朝着自由的方向……”

后来,我们得知这首《天山雄鹰》是官兵教他唱的。巡逻路上,哒哒的马蹄声好似伴奏,毛拉艾买提唱着这首歌,穿过一片片草场,翻过一座座雪山,仿佛生出了一双自由的翅膀。

脚下的路越来越陡,就在我们精疲力竭之时,耳边传来愈发浑厚的歌声。原来是同行的官兵一起唱了起来,一声声“天山上的雄鹰啊……”随着山风在空旷的山谷间回荡。

经过艰难的跋涉,当我们从一片松树林里钻出来时,细碎的雪花无声地飘落下来,界碑出现在前方。

飘扬的雪花,为这场仪式增添了几分庄严肃穆。毛拉艾买提面向界碑庄严敬礼,向陪伴他巡边护边的官兵庄严敬礼……风雪中,毛拉艾买提情不自禁地俯下身,深情地亲吻着界碑,眼睛里泪光闪烁。

“护边员是我们的‘前哨’,和我们一起守卫祖国的边境线。我们举办这场退休仪式,希望借此机会,致敬像毛拉艾买提·提里万迪大叔一样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的护边员群体,向他们道一声‘辛苦了’!”阿克青边境派出所民警刘廷福说。

“毛拉艾买提大叔是‘边防通’,我们执勤巡逻中遇到问题,都会向他请教。”“每次路过大叔家,大叔都会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家里作客。”“有时候大雪封山,大叔还会主动为连队运送过冬生活物资”……谈起毛拉艾买提,边防官兵你一言我一语,仿佛有说不完的话。

回顾40多年的守边生涯,毛拉艾买提心中充满了不舍。“虽然退休了,但我依然会为祖国站岗放哨,直到我干不动的那一天。”

“水流走了,石头还在;奥斯曼洗掉了,眉毛还在”

前段时间,毛拉艾买提退休的消息在山上和山下都是“新闻”。

在山上护边员居所——“33号房子”里居住的托乎提·阿里木夫妇早已早宰好了羊,做了香喷喷的抓饭和烤羊肉。

“听说阿卡(哥哥)和阿恰(姐姐)要下山,必须请到我们家里来吃饭。”托乎提说。

托乎提家的花园用刷了彩漆的砖头垒成,时值初秋,虞美人、格桑花和兰花开得正艳,宛若蝴蝶齐飞。他家

隔壁——相距百米的“32号房子”“34号房子”,也都有着这样的彩色花园。

“房前的地坪和绿化,是阿卡帮我们一起弄的,这一片每户安家时他都帮了忙。”托乎提说。

“35号房子”是毛拉艾买提夫妇的居所。如今,随着他退休,妻子调整到村里继续当护边员,这间房子即将迎来新的主人。

“我很小的时候,天天看着毛拉艾买提骑着马从家门口经过,他每天都要去深山巡逻。我就想,长大以后我也要成为他那样的人。”43岁的护边员小组长艾则孜·艾山说。

2008年,艾则孜与毛拉艾买提一道被边防连队任命为首批护边员,此后便经常一起巡逻。“毛拉艾买提阿卡总是走在最前面,山里的路他都知道。”艾则孜说,“阿卡虽然退休了,但大家都知道,他的心永远留在边境线上。”

毛拉艾买提笑了:“我们维吾尔族有句谚语:水流走了,石头还在;奥斯曼(一种染眉毛的草)洗掉了,眉毛还在……”

太阳从托木尔峰上升起,把金亮的光洒在了包谷孜草原上。马队悄悄集结完毕,护边员们扛起鲜艳的五星红旗,在山口送别昔日战友。毛拉艾买提从马背上转过身,挥舞着手臂,视线中那一抹红色渐渐变成一个点,直至消失在朝霞中。

雪山之巅,雄鹰正在翱翔。毛拉艾买提说,仿佛有说不完的话。

版式设计:王凤

摄影:董欣宇 李江 董蓝琳

人物纪实

长征

第5980期



毛拉艾买提与官兵一起描绘文化石。